

## □诗心歌语

蓝色迟迟不能  
目睹雪山——读吉狄马加  
《裂开的星球》有感

余元峰

如果你站得足够高  
可以轻易接下鹰的翅膀,并把飞翔看作  
一次伟大的迁徙,那时  
你看到的蔚蓝星球正疾速远离  
从东方到更古老的东方  
从大地的这头到雪山的那头  
一根羽毛的坠落  
比飞翔更轻易抵达蓝色内部

“老虎还在那里”,这让我安心耕种、伐薪  
牧羊和在悬崖上取下金色的蜂蜜  
那是我第一次双手捧起湍急的墨水  
在唯一的白纸上  
把麦浪的绿和辽阔的三月都赠于远方,是的  
诗歌是一匹恸哭春天的野马  
只有奔跑和歌唱才是它语言的力量  
通往母体的路途没有驿站

摩西或海子所言,都听懂了  
他们从山上带回来的粮食和蔬菜,火  
正让一座花园生机勃勃  
那些蔓延其中的河流有森林的蓝,无垠的蓝  
如果边际与中心,落子与灵鹫山都是源头的章台  
凤凰与虎就是它的子民  
这通往蓝色的梦的海洋啊  
那些火焰上的舞蹈,幸福,只属于他的长诗

如果雪山持续升高  
那些脚步,车轮和喘着粗气的烟囱都退回海洋  
诗歌退回《圣经》  
我还是不能目睹雪山被迟迟而来的蓝加持  
这堆积千年的雪  
加大了我们星球的深蓝和高  
得以看到更远的太阳、星辰、河流和梦想……

## 夏金的歌声

豆辉

若你往南飞,请再回回首  
春分的香樟树已经抽出新芽  
我把一湾玉溪、满池春水抱在怀  
听你唱起童年的歌谣  
于是缓缓而行

若你弯下腰,请待炊烟起  
帽檐上挂满三月杏花雨  
水田虫鸣和碾过肌肤的车辙  
历史里孩子的目光来来回回  
希望是你的青绿和金黄

若你摆摆手,请看陌上花  
我又守着一方新茶等待  
铺天的油菜她们依偎在一起  
暮霭灯影已不再对游子叮咛  
你把古老的宋窑和新蒸的发糕全部画下来  
我便对你唱歌

## 春色

毛宗兵

清脆的鸟鸣唤醒了枝头  
触手可及的春色  
像千万只手伸向天空  
村庄已拿不出更多的土豆、玉米、红薯  
喂养  
田野里只剩下金黄的油菜花和节节拔高的青青麦子  
让阳光晒晒红红火火的日子

## □四季物语

## 遇见一枝梨

范泽木

一枝粉白,从三四棵杜仲树之间探出身来。那时,杜仲树还萧瑟,那枝粉白却已点缀着点点绿意。

我在那条颇陡的水泥道上上下下地走,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枝梨花。它第一次走进我的世界,我或许已多次进入它的视野。

几天后,我立于树下。这是一株年代久远的树,沧桑写在树干的褶皱上。树曾经应该有屋檐那么高,但被风霜折了腰,被岁月掏空了身子,现在独剩下一枝。

此后,我喜欢不厌其烦地和它相遇。我从老屋子的廊檐下走出来,往右拐,它就从一座红砖房后面一点点伸出来,直到我们赫然相见。

它出生于大集体时期,当时一定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人们的目光将它浇灌,使它成长。这只是开花结果前的序曲,等它开了花,结了果,人们的目光也由深情转变成了热切。一个个高挂在枝头的梨子,不亚于闪闪发光的金子。也许它的一个果子曾帮助人抵抗过饥肠辘辘,或许它的一个果子引发过纷争。

那时的梨树是村子里的一束光,寄托着人们神秘的向往。三月中旬,它满树繁花,人们惊喜地咂咂嘴,提前吞咽着口涎。它的岁月之河浩浩荡荡,那时哪里料得到有一天只剩下中空的树干和一枝纯白的花枝。

梨花越来越白,白得发出毛茸茸的光。过了几

天,繁花退场,绿叶长出来。一枝纯白变成一枝嫩绿。

我收到了孤独的讯息,那是由梨树拜托绿枝转告我的。与我对望的不再是一枝绿,而是一树孤独。那孤独不是写意画,而是工笔画,一丝一缕都清晰可见。

我也孤独。我的孤独是热闹给的,它的呢?是过去的历史给的。两个孤独的主体,隔着水泥路对望着。“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体会到李白的心情了,他与敬亭山共享孤独。此刻,我与梨树两两相望,巨大的沉默如电流,在我们之间来来往往。它挑出了混迹于我体内的孤独,我顺着枝条,也找到了它的孤独所在。

有那么一瞬间,我身上血流加速,几乎要撑破血管。我为发现孤独而欣喜,为自己的孤独被接纳而欣喜。

人之所以觉得孤独,是因为与另一个灵魂的罅隙太大,但我与梨树的灵魂却严丝合缝。巨大的沉默倏忽消失了。杜仲树上白鹡鸰的鸣叫声破空而来,在春日留下清脆的颤音。

杜仲树的叶子长出来了,变得绿荫如盖。那一枝梨树叶被一大片绿意笼罩,让人辨认不出。我也汇入人海,就像体内的孤独从未被发觉。

我和那棵梨树像水底的礁石,在潮水退去时彼此阅读,在涨潮时匿迹于江湖。



帆影 汤青 摄

## □凡人世界

## 灯火可亲

乔兆军

读汪曾祺的散文《冬天》,看到“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时,便觉亲切起来,心中忽生一股暖意。一家人,一盏灯,围坐在一起,说着往昔,憧憬着未来,自有一份幸福与安详。

记得小时候,天黑得纯粹,没有一丝杂质。吃过晚饭,母亲“叱”的一声划燃火柴,点亮油灯,满屋子顿时笼罩着橘黄色的光芒。灯光下,母亲撩起针,在头发上擦一下,加点润滑,然后耐心地为我们缝补衣服。父亲或搓麻或磨镰,我和姐姐做作业。有时做作业太专心,头不由自主地往前倾,待油灯燎着头发,一股焦糊味呛入鼻孔,才赶紧拍打脑门。做完作业我和姐姐还会玩手影游戏,一双手变成小狗吐舌头、老鹰展翅等各种形态,投影在墙壁上,再配合我们的仿叫声,像皮影戏一样有趣。

读刘长卿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总是无端生出这样的想像:那“夜归人”,风一程雪一程地往家赶,不惧风寒雪冷,快到家了,听到狗在兴奋地叫着,应该还看见一盏灯在温暖地亮着,灯影里有亲人的长夜守候。一盏灯归宿,那是浓得化不开的思念。

一个朋友说,有一年春节,他从广东回乡,下火车时已是下午三点,到家还有二十多里的山路要走,到家肯定天黑,但他不想住店,只想早一点见到亲人。

当时,天空飘着雪,崎岖的山路空无一人,他背着给妻儿带的礼物,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赶。当翻过一道山冈,已是暮色四合,他远远望见路口有灯光闪烁,走近一看,原来是妻子提着一盏红灯笼带着女儿在路口等他。他顿时热泪盈眶,一路的疲惫,一路的艰辛,仿佛都融化在这闪烁的光里。

想起了我的母亲,自父亲前两年去世后,她就显得愈发苍老。为了照顾母亲,我将她从乡下接过来,在我学校不远处为她租了房子。只要有空,我都要去看她,帮她做做饭、扫扫地,陪她说说话。远远的,我看见母亲屋里灯是亮着的,心里就无比踏实。去年的一个晚上,我去看望母亲,看到屋里漆黑一片,我一下子就慌了,急匆匆冲上楼打开房门,嘴里急切地喊着“妈,妈……”母亲在黑暗里应了一声,我才一下子释然。急忙检查原因,原来是电源负载过大,跳闸了。我合上电闸,柔和的灯光又洒满了屋子,像一粒种子,长出了光明、温暖、亲情和爱。

一窗灯火,它是那么弱,那么小,却又是那么令人魂牵梦绕。宋代诗人俞桂在《秋日即事》里说:“更长人不睡,灯火可亲时。”灯火可亲,那是一种牵挂,也是一种依恋。感谢生命里那些温暖的灯火。